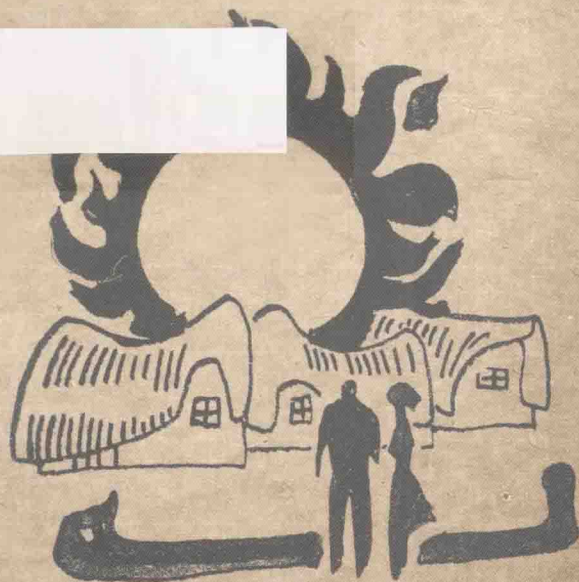


读读当代名家
dudu 文库

董立勃长篇小说文集

烈日

董立勃◎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读读当代名家
dudu 文库

董立勃长篇小说文集

烈日

董立勃◎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烈日 / 董立勃著. --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4.7
(DuDu 当代名家文库. 董立勃长篇小说文集)
ISBN 978-7-5469-5375-5

I. ①烈… II. ①董…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35658 号



选题策划: 于文胜

责任编辑: 王永民

责任校对: 王永民

封面设计: 党红

版式设计: 李瑞芳

责任复审: 吴晓霞

责任决审: 王英强

责任印制: 刘伟煜



书 名 烈 日
作 者 董立勃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www.xjdzxy.com)
地 址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5号(邮编 830026)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网 购 当当网、京东商城、亚马逊、淘宝网、天猫、读读网、淘宝网·新疆旅游书店
制 版 乌鲁木齐标杆集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185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5375-5
定 价 28.50 元

网络出版 读读网(www.dudu-book365.com)

网络书店 淘宝网·新疆旅游书店(<http://shop67841187.taobao.com>)

目 录

第一章	播种了苞谷	1
第二章	天再黑也会有点亮光	26
第三章	风吹来又吹去	49
第四章	天不下雨	72
第五章	发大水了	94
第六章	大路小路都是路	114
第七章	黄土有多厚	132
第八章	下霜了	152
第九章	好大一场雪	172
第十章	冬天还很长	198
尾 声	这里的冰雪永不化	218

第一章 播种了苞谷

你姓佟，我们大家都喊你佟队长。

队长是官里面最小的官了，可在这片荒野之上，不管什么事都是你说了算。不管你说什么，我们都听你的。

你带着二百多个男人和女人在开荒种地。你是开荒六队的队长。

你把那种叫玉米的庄稼不叫玉米，你说那是苞谷。

你指着刚开出来的一块地，对我们说，给我在这里种上苞谷。

大伙儿都知道你说的苞谷就是玉米。

你是队长，你把玉米叫苞谷，那大伙儿就全跟着不把玉米叫玉米，全把玉米叫苞谷。

你说，你要在这块地里种苞谷。

你只是说说，你不要举起坎土曼去挖一道道的垄沟，也不用弯着腰一把把撒种子。

你只要说一声，你只要挥挥你的胳膊，大伙儿就一起走进那块地里种苞谷。

你只要站在一边，看看沟挖得够不够深，种子撒得匀不匀就行了。

苞谷种子是你让老冯去场部拉来的。

开荒队离场部有五十里地，老冯赶着马车去拉苞谷种子。

出发时，你让老冯把你的老步枪带上。

老冯说：“带它有什么用？”

老冯还说：“野兽是不会攻击大马车的。”

你说：“倒不是怕你遇上狼呀熊呀什么的，”你说：“场部刚来过通知，说是咱们这一带，还有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躲在山里当土匪，要各个开荒队提高警惕，一旦发现坚决消灭。”

老冯带着枪走了。

早上太阳没出来就离开了营地，晚上月亮升起来了才回来。

把种子卸到仓库，老冯又从装草料的袋子里拿出一瓶烧酒，还有一条“哈德门”纸烟。他什么也没有说，就放到了你住的房子里。

你也没说什么。

每次让老冯到场部拉运什么东西，老冯都忘不了给你带瓶酒带条烟。你也不知要说什么，也用不着说什么。好多人都想赶马车，你让他赶马车，他才能赶上马车，你要是不让他赶马车，他就赶不上，他就得和别人一样下地干活。

几次班排长开会，有人提到要把老冯从车把式的位子上换下来。说这个家伙干活时不听指挥，往地里运肥时，让他往粪堆前靠一靠，装起肥料来会省些气力，明明只是让马车退几步再往前几步的事，他偏偏不干。

类似这样的事，班排长们能说一大堆。

还说他把公家的马车当成自己家里的一样。平常他想让谁坐谁才能坐，谁要是硬坐上去，他就敢拿长鞭子抽人家。

你听了这些汇报只是笑笑，说：“这个老冯啊就是脾气不好，早晚我得收拾他。”

既然是早晚，也就没个准时间了。

放下烟和酒，你拿出一包扔给老冯。你说：“别的干部说什么，你也得听。”

老冯接过烟，很感激，说：“他们算老几，我只听你的话。”

你摇摇头，没办法的样子。

老冯一样天天赶着那挂马车，很威风地在开荒队的营地进进出出，长鞭一甩老远就能听到一串响。

种了苞谷和麦子、棉花的地方叫庄稼地。盖了房子住着男人和女人的地方叫营地。

白天大伙儿到庄稼地里忙活。天黑下来，大伙儿从庄稼地里回到营地，开始忙自己的事。

这里和南方、北方的村子都不同，还基本保持着军队的编制，吃喝穿衣等大小事情都由公家安排。

如果还没有结婚安家，一个人其实并没有什么可以忙活的个人的事。

在一口大锅里吃过晚上饭，看天上那月亮还没出来，躺到床上还早，大家会凑到一起。

有男人们和男人们凑一起，有女人们和女人们凑一起，也有男人们和女人们凑一起。

男人们凑一起，说话不多总是抽烟。女人们凑一起，不抽烟老是说话。

男人和女人们凑一起，男人抽烟就不那么放开抽了，女人说话声音也会一下子小多了，好像都揣着个不肯让别人知道的心事。

兰子和梅子住一间地窝子。

早先还有两个姐妹一块住。那两个在前不久嫁出去了，空着的两张红柳条编的床，就变成了又长又宽的凳子，有人来串门就坐在上面

和兰子、梅子一块聊天。

来串门的人还挺多。串门的多是男人，什么老张老李老王，还有老冯和老朱。别的男人有时来有时不来，老冯和老朱却是经常来的，并且总是两个人一块来。

他们来了以后，也没有什么事，全是在闲扯。这两个人走南闯北，见得多，知道得多，他们的闲扯，还是让兰子、梅子喜欢听的。

只是有一点不太好，两个人都抽烟抽得厉害，坐在那里不管是说什么，嘴里总叼着烟，抽得一屋子全是烟，搞得他们走了后，那些臭烟味总也散不去，让兰子和梅子闻着难受，就有点不想让他们来，可她们又不能不让他们来。队长大会上说了不知多少次，说大伙儿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就是同志，就是兄弟姐妹。

姐妹怎么能够不让兄弟到自己的屋子里来坐一坐聊聊天呢。

还是梅子点子多。梅子对兰子说：“咱们不要等他们来，咱们出去。”

兰子说：“黑着天，咱们到哪儿去？”

梅子说：“咱们也找人聊天去。”

兰子想不出她们可以找谁聊天去，看着梅子，等梅子往下说。梅子说：“咱们去队部找队长聊天。”

兰子一拍梅子的肩膀说：“对呀，这个办法好，我怎么没想到。”

说走就走，两个人把门一关，洗了脸，洗了头发，又把毛巾湿了水，把身子上上下下擦了擦，换了干净的衬衫和裤子，拉着手出门。

刚出门看到几个男人正朝她们住的地窝子走过来，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偷偷地笑了。

梅子和兰子走进你的办公室。一开始你以为她们有什么事要找你办。

在这个地方，一般人不会随便到你的办公室来，总是有什么重要的事，班排长解决不了才会到到你办公室来找你。

问梅子和兰子有什么事，她们说：“没有什么事，就是想来坐坐和

你聊聊天。”

你多少有点意外，从来还没有人没事来找你聊天的。

不过，她们这个举动没有让你生气。不但不生气，还有些高兴。

别看你是队长，在这个地方权力最大，可你和别的男人比起来，反而缺少和队里的姑娘接触的机会。你当然可以把她们喊到你的办公室里来，你也可以到她们住的地窝子里。你要想跟谁谈话，没有一个女人敢说不字的，可你没有这么做，不是心里不想，是你明白作为队长，在男女的事情上不给大家作出个样子，全营地的男人和女人都看看不起你的。

现在能有两个姑娘主动走进办公室和你聊天，你实在是没有一点理由不高兴，而且这两个姑娘看上去，每一个长得都挺顺眼的。

兰子老家是山东人，一说话就像大葱一样又脆又亮。梅子和兰子刚好相反，是江南的湘水浸泡出来的，说起话来柔得像微风中的雨丝。

多少年来的军人生涯使你极少有机会和女人聊天，更别说像兰子和梅子这样二十岁的青春女性了。

每次和她们聊完天，送她们走出队部的大门，你不由得会抬起头看看天上的月亮，真的会觉得月亮好像比平常要亮要好看。

不光是聊天，兰子和梅子来了后，总是先要把队部打扫一番，用抹布把你的办公桌擦得干干净净，还要进到你住的房子里把你换下的衣服拿上，看到床单和被褥有点脏了，就马上拆下来，带回到她们的房子。等到休息日去水渠边给你洗干净，再叠得整整齐齐给你拿回来。

你要她们不要这样，你说可以自己洗的。

兰子和梅子却说：“你不是说咱们是兄弟姐妹嘛，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嘛。你比我俩大，就是我们的兄长，妹妹帮兄长洗洗东西算个什么事呀。”

她们这一说，你倒有些不好说什么了。

看到兰子和梅子老往你的屋子里去，一些男人就自觉地不再往她俩跟前凑了，只有老冯和老朱似乎还是没死心，还是咋样想着就咋样去做了。

老冯仗着和你的关系不同于营地里别的男人，看到兰子她们去了队部后，他也敢随着去队部坐一会儿，不过坐在队部、坐在你跟前，老冯不敢胡说八道，还要看着你的脸色。你要是稍稍地表现出不想让他坐在队部的意思，他们会马上就站起来，找个什么由头溜得不见影子了。

老朱远远看着兰子和梅子走进队部，他也着急，也想跟着进去，可他和老冯不一样，和你的关系没有那么近，他知道他不能进去。他要进去，你肯定要朝他瞪眼，让他出去。没有别的办法，就一个人坐在沙丘上，看着队部窗口闪动的灯光，一声不吭地抽着烟。

不过，他有他的有利条件，这个条件那是老冯不能比的。

老朱是兰子和梅子的班长。每天白天干活时，兰子和梅子得听老朱的安排，老朱一样有机会凑近她们。

安排活时，他总是把她俩安排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让他一抬头就能看到她们。她们要说什么，老朱也可以一下子听到。

老朱老往她俩身边凑，并不是说他对两个人都有意思，其实老朱心里面比较起来，想得多一些的一个人是兰子。兰子各方面看上去要比梅子大一点，壮一点。在荒原上，身体好有时比性格好还重要些。

不过，他是不敢挑的，也没有条件去挑。这两个人女人，无论是哪一个能让他娶上，他都不知会有多么欢喜。

到场部开会中间休息时，各个开荒队的队长凑到了一起。开荒工作上的事，大家反而不说那么多了，说着说着就会说到和婚姻相关的事。

听大家这么一说，你才发现这些队长们差不多在这段日子里都结了婚。

结过婚的队长拿你开玩笑，说你是不是要等七仙女下凡呢，还说

你是不是挑花了眼看不上队上的姑娘，想找一个更漂亮的啊。

那些队长们还说：“你算了吧，别再等了，真正的漂亮姑娘是不可能分配到开荒队的。”还说那些从山东、湖南来的漂亮姑娘在乌鲁木齐一下车就被挑走了，就这么一级级地挑下去，挑到没有可挑的了才会送到咱们开荒队。

你尽管骂这些人说的是屁话，可回过头来想一想好像也挺有道理。就说兰子和梅子在开荒队算是够惹眼的吧，可到师部的卫生队一看，那些女护士们个个都比她们水灵鲜嫩。

赶着马车把苞谷种子送到地里。

每个班的地头放上一麻袋，最后一麻袋送到了老朱的那个班上。

老冯把麻袋卸下后没有马上赶着马车离开，他坐到了地头的田埂上点起了一支烟抽。

不是只为了抽一支烟，而是兰子和梅子正在这块地里干活。

兰子和梅子各端了一个盆子，里面装着黄灿灿的苞谷，每走一步，会抓起一把，弯下腰撒到新开的土沟里，然后用脚把土再盖上。

从老冯坐的地方看过去，只能看到她们的后背。

天上太阳老大，地里干活的人全脱去了外衣。男人全穿着背心，女人穿着衬衫。

兰子和梅子的衬衫扎进了腰带。撒种子时，一弯腰，她们就得把屁股撅起来，显得那屁股又大又圆。

看得老冯有一会儿忘了抽烟，忘了掸烟灰，长长一段烟灰像条死虫子吊在嘴角，傻傻的样子。

不过，当老冯从兰子和梅子的两条腿之间看到老朱在她俩的前边倒退着挖播种的垄沟时，他再也不能一心一意地盯着兰子和梅子的屁股看了。

让兰子和梅子跟着播撒苞谷种子，老朱没有想到别的，只是想她能离她们近一点。

他是在挖了一段以后，觉得有些头上出汗了，直起身子来擦汗，不由自主地朝兰子和梅子看过去。

俩人刚好弯下腰去撒种子。兰子衬衫上面的一个扣子没有扣，看过去就能看到锁骨处的一片白。梅子不知道是太热了还是没有在意，衬衫上面的两个扣子都没有扣。这样在她弯下腰撒播种子的那一会儿，就会把胸前一块不该露出的地方露了出来，让老朱一眼看到了梅子鼓鼓的白白的半个奶子。

这一看，让老朱只觉得脑子腾地一下大了起来，知道这样盯着看是不对的，可大了的脑子他一点儿也管不住了。

坎土曼挖上几下，就不由得抬起头朝弯下腰的梅子看一眼。直到后来，他看到了在兰子和梅子后面的老冯，看到老冯凶恶的脸上那凶恶的目光正盯着，他想老冯一定是发现了他在干什么，才不那样盯着梅子看了。

不远处，值日的排长吹响了收工的哨子，弯着腰干活的人全直起了腰。

看到兰子和梅子走过来，老冯对她们说：“坐我的马车回去吧。”

虽然站在地里可以看到营地升起的炊烟，但真要走起来还要走很长一段路，这段路不走上半个多小时是走不到的。再说了，又干了一天的活，能有马车坐着回去没有谁会拒绝的。

兰子和梅子高兴地跟着老冯走向马车。上马车时，老冯怕她们上不去还在旁边扶了她们一把。

老冯见她俩跳上去后，自己也一跳，跳到车前边的辕干上。

跳上去后吆喝了一声，把鞭子在空中那么一晃，六匹马的蹄儿就一齐动了起来。

老冯本来是没打算坐马车的，看到兰子和梅子上了马车后，也就身不由己地跟了过去。

马车走动时他跑了过去，一下子跳了上去，坐在了兰子和梅子的

对面。

老朱回过头想和兰子、梅子说个什么话，看到了老冯人模狗样地坐在那里，正对着兰子和梅子咧着嘴笑，老朱的脸一下子变了颜色，他喊了一声让马停下了蹄子，之后一蹦也上了马车。

老冯一看老朱上了马车，有点不高兴了，问老朱谁让他上来的，老朱说他看车是空的就自己跳上来了。

老冯说：“你马上给我下去。”

老朱说：“这马车是队上的又不是你们家的，你凭什么让我下去？”

老冯问：“你下不下？”

要是没有兰子和梅子在跟前，老朱看老冯的样子，也不会和他一般见识，就会下去走自己的路，但兰子特别是梅子正看着他呢，他要是让老冯这么撵下去，会在她们面前一点面子也没有了。

老朱说：“我不下，就不下。”

老朱的话没有说完，老冯的皮鞭子就抽了过来，一下子就把老朱从马车上抽了下去。

老朱滚下马车却没有滚远，而是大声叫骂着扑向了老冯，把老冯从马车上撞了下来。

两个人在野地里厮打起来，像是两头公牛搅得尘土飞扬。

手里没有了鞭子的老冯，真和自己年纪一样大的老朱打起来，没有任何优势。

他只要打老朱一拳，马上就会挨老朱一拳。

老朱的一只眼青了，老冯的一只眼肿了。

老朱的鼻子流血了，老冯的嘴角挂红了。

两个人几乎是同时用脚踢中对方。

几乎是同时倒地后，又同时爬起来准备再出拳脚时，同时看到了马车上没有了兰子和梅子，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趴在地上，相互瞪着眼，只是呼呼地喘粗气。

没有了兰子和梅子在旁边，他俩打架的意义一点儿都没有了。

各自躺在用红柳条编织的床上，兰子和梅子说着话。

说到老冯和老朱打架的事，两个人说他们哪像是大男人，简直就是不懂事的孩子。还说革命队伍里的人要讲文明讲道理，打架这样的野蛮行为怎么也不应该发生。

兰子问梅子，让她说开荒队的男人看上去最像个样子。

梅子想也没有想就一口回答出来了。梅子说：“那当然是队长了。”

兰子也跟着说：“你说得太对了，我也是这么认为。”

看着出现在面前的老冯的那个样子，你问老冯是怎么回事。

老冯把事情的经过对你说了，不过讲的时候老冯把他先用鞭子抽老朱的细节给省略了。

老冯给你说是想让你把老朱收拾一下，最好是把老朱的班长给撤了，或者是把他调到另一个班去，说兰子和梅子在他的手下老受他的欺负。

当天吃过晚饭后，兰子和梅子又来队部串门。

你问兰子和梅子有没有受老朱欺负。

兰子和梅子全摇头。

再遇到老冯，你说老冯：“你呀真是太没出息了，为女人打架打成这样。”说得老冯低下了头。

过了好一会儿，老冯才抬起头，对你说：“一共才五十七个女人，可咱们这些兄弟有一百多号，不去争不去夺不去抢，打光棍的日子就到不了头。”

说着说着，老冯突然一下子跪到了你的面前。老冯说：“你就出面说句话吧，让我讨个老婆吧。你只要说句话，让哪个女人嫁给我，哪个女人就会嫁给我。”

你没有想到老冯会为了这个事跪在你的面前。看来娶老婆的事真的是个很重要的事。

老冯都给你跪下了，你没有理由拒绝他。

这一夜你没有睡好，你在想讨老婆的事。不光是为老冯在想，而是为你自己在想。其实老冯的事并不难办，你只要出面做这个媒，没有哪个女人敢不给你这个面子的。

你住的房子有一扇天窗。

你躺在床上透过洞开的天窗能看到一片大大的天空。

月亮像是天空的眼睛。你看它的同时，它也在看你。

它的目光从天窗钻进来，不但要爬到你的床上，爬到你的身上，还要爬到你的心上，看到你的想法像是野草一样在不安地摇曳，它会怀着深深的同情来帮助你。

于是你看到了一条明亮的大路，从月亮一直铺进你的屋子，一对手拉手的女子满面春意地走下来，她们轻无声息地落到你的床头。

一边一个把嘴唇贴在你的耳朵上喃喃细语。她们的手沿着你的胸脯向下滑动，你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在她们潮湿温暖的手掌下浪涛般起伏……

你一下子醒了。你想了一会儿，突然觉得这两个从月亮上走来的女子的模样和老到你办公室来的兰子和梅子长得很像。

一份从场部发来的通报，在你的手停留了很长时间。

你看着看着，从嘴角流出一缕类似口水的轻蔑。

九队的邱队长又被撤职了。同样内容的通报，你这是第三次看到了。

邱队长和你还挺熟悉。一个魁梧高大的东北汉子，一个人同时和三个日本鬼子拼过刺刀，大炮机枪从来没有让他趴下过，可这回倒下了。

手无缚鸡之力的柔弱的女子把他一下子就扳倒了。说他的办公室里面还有一道门，女人来找他谈工作，要进到里面的一道门里他才

会和人家谈，谈着谈着他就把人家摁倒了。他没有想到，把人家摁倒的同时也把自己摁倒了。

女人站起来穿上裤子，还是原来那个女人，他再站起来穿上裤子，就不是那么回事了。邱还是姓邱，可后面队长两个字就再也和他没关系了。

你看不起他们，是你知道这并不是一种躲不开的炮弹。你只要真想躲，真想不挨这一炮，你是完全可以做到不被它击中的。这可不是你胡说八道，你可以用亲身经历过的事情证明这一点。

那个叫花子的女人，实在受不了挖地开荒的苦累了，找到了你要求你给调换个工作。

你说，到这里来就是要开荒，没有别的活可以干。花子就说让她到伙房去当炊事员。

你说这不行，炊事班的编制已经满了。

花子一下子朝你扑了过来，站到离你只有三四公分的地方，你能闻到从她身上散发出的女人的气味。

花子一把扯开衣服让两个大白兔似的奶子从里面跳出来。花子说：“你要让我去炊事班，它们就是你的，你想咋样就咋样，我天天来让你摸，让你吸，让你……”

说真的，你使了好大劲的才让发干的嗓子眼挤出了声响。

你连退了好几步，才躲开了那对逼过来的大奶子，你的声音像是变了调，难听极了，你让花子快滚出去，滚出去。

花子走了后，你像是受了重伤一样趴在桌子上，大口呼吸着。你知道你过了一关，一道一般的男人都难以过去的一关。

你觉得自己胜利了，有点了不起。

还有个叫小凤的女人，结婚的第七天来找你，眼睛红肿着说有事要和你谈。

一谈才知道，说是她的老公那个玩意不行，硬不起来。

你说这个事找你有什么用，你又不是医生。小凤说她一开始就没有看上这个男人，是组织上出面介绍她才勉强嫁给他的，让她落到这种活守寡的地步，组织上当然要负责的。

你当干部这么多年，还没碰到这样的事。你傻眼了，不知道该怎么来解决。

小凤说：“队长，我有个办法，你看行不行？”

你赶紧让她说，还说：“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会去做的。”

小凤说：“队长，我说的办法你一定可以做到，我不会为难你的，你放心吧。不过，不能在这说，这里是队部，人来人往的，让别人听见多不好意思。”

你问：“那到什么地方去说？”

小凤说：“到你房子去。”

你的房子和队部紧挨着。进了你的房子你才知道小凤给你说的是什么办法。

小凤说：“我的身子还是没有破，我结婚了身子还没有破，我太冤枉，你得把身子给我破掉。”

说着小凤开始脱衣服。脱光了上身，又开始脱下身，边脱边说：“你要觉得我好，你就说，什么时候喊我我就什么时候到。我不会对别人说，对谁也不说。我悄悄地和你好。”

脱掉了下身的裤子，小凤光溜溜地上了床。

看到你还站在一边发呆，小凤说：“你快上来呀，还等什么呀你。”

还等什么，你也不知道，只是你看着躺在你床上的那堆肉，你不知道在梦里梦到过多次的那堆肉，你多么想扑过去在这堆肉里疯狂地打个滚啊，管它是死是活也真正尝尝女人的滋味。

三十岁了，你还没有真正碰过真的女人，你怎么可能看到眼前躺着一丝不挂的女人而不心有所动呢。可也怪，不管你的心是怎么动，像野狗像野狼像野马，但你的腿却像是扎进了地里的石桩，怎么也动